

# 博物馆在融入城市肌理

本报记者 张 雪



图① “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上，来自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展示汉代织造技艺。新华社记者 李贺摄

图② 参观者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观看展出的陶器。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暑期临近，各地的博物馆格外热闹。

有人说，博物馆是城市的会客厅，博物院是一所大学校……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愿意走进博物馆的人越来越多。

不久前，一个好消息传来，《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勾画了持续推进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意见提到：要探索在文化资源丰厚地区建设“博物馆之城”。目前，北京、西安、洛阳等地已不约而同地宣布启动“博物馆之城”建设。

“博物馆之城”意味着什么？多元的博物馆体系？丰富的展览资源？或许，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博物馆真正融入一座城市的肌理，融入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 城市解构

“你看，这是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近日，在首都博物馆“读城——探秘北京中轴线”展览现场，一位父亲俯身把一座座微缩的城楼指给儿子看。

博物馆之于一座城，是认识它、了解它的好地方。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战明介绍，“读城”展览是首博从2015年延续至今的一个品牌项目，从认识北京的城池，到了解城中的四合院，再到解读北京城市中轴线。从宏观到微观，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风貌被一点点解构、重现。

北京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有先天优势——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岁月给这座城市烙下了深深的印迹，严整的城市布局、密布的文物古建和现代化大都市的氛围塑造了北京独特的城市风格，整个北京城就是一座博物馆。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分布着197家备案博物馆，数量为全国城市之首，其中，国家级博物馆达18家。除了国有博物馆，各具特色的行业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不论是从建设数量上还是办展水平上都值得称道，它们一同构建起了北京丰富多元的博物馆体系。

然而，这只是构成“博物馆之城”的基础。更高的追求，是让博物馆自然而然地融入一座城市的肌理。“博物馆可以用自

身资源主动投入到城市生活中，共同建设一座城市。”苏州博物馆馆长陈瑞近说。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博物馆主题的航站楼将博物馆元素布满远机位的候机区，使旅客进入候机区就能感受到博物馆的氛围。陈瑞近说，很多博物馆都在机场设立了文创展示空间，有的博物馆还走进了地铁站、商场。“去年4月，苏州博物馆在上海新世纪商场推出了一个展览，24天的展览，观众量达10万，把展览、社会教育和文创结合在一起，特别适合年轻人来体验。”

## 文化滋养

一个多月前，“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重点展示了馆藏文物科学认知、保护修复、工艺复原、预防性保护的最新成果。在展陈设计、首都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钟梅看来，这个展览的专业性很强，一开始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这几年，博物馆确实‘火’。普通观众对博物馆、对精神生活的需求高涨，特别是在新媒体传播下，一些‘爆款’藏品让博物馆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瞩目。”

此次展览展出的《玄武图》壁画前，一群孩子正在临摹橱窗里的画作。“它到底有多大、色彩怎样，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你们到博物馆亲眼看一眼，就会有概念了。”带队的老师对孩子们说。

钟梅认为，博物馆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人们对博物馆的需求会慢慢从简单获取知识，变成“浸入”其中，得到文化的滋养。

现在，博物馆正努力走出“自说自话”的局限，更加关注观众的诉求。“苏州博物馆自2007年开始对观众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对观众有了清晰的描述——女性、青年、高知、长三角。面对这样的观众，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相关艺术和文化核心课程。”苏州博物馆的谢晓婷介绍。

“在策划展览时要倾听观众的需求、呼应社会的要求，这也是博物馆发展、展览水平提高的动力之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副主任、研究馆员赵永说，“我们需要知道观众想要了解什么，通过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点，思考如何让

这些关注点与博物馆、藏品结合起来。”

## 科技助力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去年大量博物馆推出“云端”展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观众不能亲临博物馆现场的遗憾。据统计，国家文物局分6批推出的400多个“云端”展览，在去年春季收获了超过50万人次的浏览量。

“去年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闭馆期间，首博以视频讲座和现场直播方式提供服务，共发布了17个视频，进行了17场直播。”韩战明说。

疫情之下，依靠新技术、新传播方式，博物馆的服务方式加速创新。“博物馆向公众分享数字化的资源；利用社交媒体来传播资讯，组织上线活动；采取在线直播和观众进行直接沟通，博物馆与公众对话内容、形式更加多样、更加生动、更加有趣、更加贴近民众生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说。

在“万年永宝”展览现场，依靠一套华为河图平台，拿起手机对准“绿面跪射俑”，不一会儿，这件展品就会“飞”出展柜，“跃”上手机屏幕，给观众展示它如何从出土时的残片被一片片修复完好。“希望这样的参观方式，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文物工作者在背后所做的辛勤工作。”华为河图总工程师罗巍说，他相信科技可以助力文博行业探索它的未来，“利用多媒体方式把文物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制作成数字内容，与原始文物展品一起呈现，相信观众一定感兴趣。”

可以预见，一座“博物馆之城”的建设，离不开科技的助力。科技的应用将让博物馆的边界逐渐消失，使服务更加高效、便捷，让博物馆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张雪  
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增添宝贵实物例证，对一些我们未知的问题做出了回答，又勾起了人们想要了解更多未知世界的强烈兴趣……

从1929年被发现至今，三星堆遗址已有断断续续90余载考古发掘史，见证了中国考古的百年巨变，这巨变更值得人们惊喜、赞叹。

和上世纪80年代的抢救性发掘相比，近几年三星堆重启发掘，方方面面已不可同日而语。考古工作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文物保护等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确保考古工作高质量、高水平进行。

从“洛阳铲”到“发掘舱”，展现了我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展现了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建设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展现了科学理念、科技进步对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巨大支撑。由此，中国考古必将带给世人更多惊喜。

三星堆的发掘和保护，是一场凝结了数代考古人心血的接力赛，90余载的不懈努力才让古蜀国的神秘面纱揭开一角，而放眼整个中华悠久灿烂的文明，更是有许多未知待解，这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能完成的。

考古人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考古的未来，在三星堆和更多考古现场出现的年轻考古工作者是中国考古未来的希望。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中国考古将开创更加绚烂的明天。

## 观澜

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静

# 蓝色的黄河

一条“黄龙”从洞里震天雷似的猛冲出来，犹如壶口瀑布一般，壮观是十分地壮观，但河水或暗或明的黄色，也尽收眼底。

我在黄河边住过2年，对于黄河之黄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住在黄河的一个洄水湾旁，吃水也只能吃黄河水。打水的路不算远，但如何使黄河水变清到可以饮用，却要费一番功夫。先是将水一桶一桶地倒入大的陶缸里，然后撒些明矾，加快泥沙的沉淀。两三天就要掏一次缸，因为一缸水会沉淀出小半缸泥沙。

不知道黄河的黄字，是什么时候给冠上的。在《诗经》的时代，歌者还将其称为河，即便在《汉书》《后汉书》以及在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里，黄的称谓也没有正式出现，更多的时候还是用河的概念。隋唐以后的诗词开始带出一个黄的前置词，意味着从那时起，黄河开始变得混浊起来，西北和中原战乱日益增多，森林植被大量被破坏，加上黄河中游要经过落差巨大的黄土高原，那里的生态脆弱区，每逢汛期，泥沙俱下，也就形成悬河而导致溃坝决堤。因此，黄河水的颜色，关系到黄河流域甚至更多河系的安危和百姓的安居乐业。

也许是因为对黄河的这种特别感受，我一直想到黄河上游去，看看那里究竟是什么样子。于是，前年到了甘南草原的玛曲县，今年又去了青海的贵德。看玛曲，是因为它是黄河第一个大拐弯处，这里也是著名的河曲地区和河曲马的产地。

正是夕阳西下的交错时分，站在玛曲黄河大桥上西望，阳光透过漫天红云，照在河面上，光波不断跳动，一时间看不出河水是什么颜色，但稍稍换个角度，如镜的河面分明呈现出幽幽的蓝的底色。哦，蓝色的黄河，我终于见到了另一个心仪的黄河，和蓝色中跳动着金红光斑的黄河，也第一次嘴里念出这河的词来。我在桥上桥下盘桓，久久不愿离去。在河边掬起一捧西流的黄河水喝了下去，还是那种味儿，但少了当年的一丝丝腥味儿。

现在，我又置身于贵德，不仅因为那里曾是一座明清时代的重要军事要塞，留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和上千株从库尔勒移植来的百年长柏香梨树，也是因为“天下黄河贵德清”这样一句话。

在贵德看黄河，最好的地方是“水车广场”。我们来“水车广场”，正是游人初上时，在河滩上和水边，几个小女孩子兴致

勃勃地捡卵石。黄河卵石很圆，而且多半带有明显的花纹。更令人喜欢的是，河滩边的一座黄河母亲的白色石雕，后面有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题词，那大约是诗人在青海主持文化工作时留下的手迹。

我一直在努力想象黄河母亲的模样，也第一次看到她的拟人艺术形象，居然是留着一头短发，充溢着温柔笑容的现代青年女子，而非想当然的满脸刻有深深岁月皱纹的、含辛茹苦的一位老祖母。然而我们的黄河母亲，竟有这样年轻，有这样从容淡定的微笑，有这般现代活力四射的柔美吗？

想想也是，从地质年龄上看，黄河虽然经过了百万年的苍凉岁月，从封闭的雪山湖盆走向海洋，但依然算得上是一条年轻的河。她的童年过得艰辛曲折，她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变化的未来。我明白创作者的创意和寓意，我为黄河母亲的新形象感到兴奋。在我们心目中，她应当是一位永远年轻的妈妈。

贵德那一晚下过雨，此时此刻，还飘洒着零星的雨丝，东边的天上出了半个彩虹。同来者不无遗憾地说，黄河最清的样子，你是看不到了。但我的感觉却正好，因为我更喜欢眼前河水的自然颜色，就像在玛曲的夕阳里看到的幽蓝一样，那才是真实的感觉呀。雨过之后，河水难免会有杂质，但雨水带来的颜色，却也是河心水深处色彩带来的一种亲和，呈现出又一种说不清的蓝绿相间的美。这里的水流比较平缓，太阳初升，正好是看河的好时候。

面对泛着蓝光的黄河水，再次想起在玛曲看到的那条蓝色的河，也想起那首异国他乡的《蓝色的多瑙河》。为什么清澈的水是蓝绿色的，除了水深水浅的光线折射，也有各种自然因素互动的变化因素，包括河谷两岸那郁郁葱葱树林的倒影。

环顾眼前的大河两岸和上上下下，有另一番不俗风光。且不说这蓝色的黄河，串起了从玛曲到贵德以至尖扎、循化、积石和兰州绿色谷地的各色风情的城镇，河流流经的大小峡谷也让人叹为观止。黄河上游的山峡，大大小小何止十几组，而且皆有一层叠一层的丹霞地貌，多彩多姿的，要说黄河的峡是丹霞凝集之峡，更符合这些峡谷的本来面目。

老贵德人常说，过去，河的两岸是两个世界。其实是对丹霞地貌的科研价值和美学价值不甚了然。绿色映衬着现在的

气候生态，五彩斑斓的丹霞地貌提示着过去地质年代的气候生态。那鲜亮的红色提示着曾经的酷热，青灰色和墨绿色则正好相反。“环球同此凉热”的词句在此时脱口而出，由此得出一种对自然的诠释。

人说贵德有四奇，奇山、奇水、奇石、奇峡。其实还有两奇，其一是不在藏区却能听到千年史诗《格萨尔王》的吟唱声；其二便是温度高达200摄氏度的干热岩，在这大片丹霞地层的覆盖里，有着中国未来的能源希望。

眼前，在目力可见的视野里，那丹霞绵延不绝地矗立在黄河河北岸，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红光，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天神，守护着蓝色的河和碧绿的树；在笔立突兀中，像是一座接着一座的古堡，这样的自然景象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有意思的是，大约从龙羊峡或者多山峡开始，丹霞就成了大河的一条异乎寻常的千里长廊，一直延伸到刘家峡和积石峡。我仿佛开始有些懂了，积石、积石，为什么那条著名的峡要叫积石峡呢？不同年代的沉积岩叠加交错，不是积石又是什么？那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是从进入黄河的积石开始的，从上游的阿尼玛卿山出来，一路河峡大概都是积石而成的。一路上的黄河也都是清的，到了积石关，出现一组又一组“山峡”，进入黄土地，河水开始变得浑浊起来，流到秦晋大峡谷的壶口龙门一线。大禹和他带着的一大群治水者，是否巴望蓝色的黄河依然清澈，通畅地流向蓝色的大海呢。

看着想着，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有一艘并不算大的游轮，从玛曲出发，一直到贵德到循化的积石峡和永靖的刘家峡水库，去看炳灵寺的石窟造像，去看文成公主走过的丝绸之路黄河第一桥遗址，同时饱览积石丹霞的鬼斧神工和断续出现的蓝色黄河，那会是一件不比在蓝色多瑙河上游览差的事啊。但四下张望，河面上只有一条小游船，也就不由地莞尔笑了起来。要登上游轮，饱览这蓝色的河和五彩的丹霞，只能等到后来的时日吧。

离开贵德返回西宁的路上，蓝色黄河的印象一直挥之不去。从玛曲到贵德，黄河是蓝色的，那么玛曲以上一直到河源，也会是这样的吗？我想是会的。因为溯源而上，海拔更高，那一对姊妹湖鄂陵湖和扎陵湖，想必一定会呈现出更加迷人的蓝色。黄河源头的一个小县城叫玛多，因为扶贫，我的一位朋友多年前去过那里。他说那里的山峡，整个是黄河的一个“虎跳峡”，白色如练的河水从峡口一涌而过，后来才归于平缓。他见证了保护三江源的努力，由于扶贫工作很忙，未必能有工夫去体验那种迷人的河色。我不知道他当时的感受，但他一定会深切地感知，保护三江源，是多么的重要。（本系列完）

冯希



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天鹅在黄河上游弋。新华社记者 张龙摄

黄河行

黄河会是蓝色的吗？从小长到老，似乎只听到一句用来打赌发誓的名言，即把无法想象的事，称作是只待海枯石烂黄河清。

黄河能不能变得清冽些，甚至变得幽蓝一些，此情此景或者在刘家峡、青铜峡或者小浪底水库的水面上曾经见到过，那是因为大坝的拦截，河水流动失速，泥沙沉积库底，水也就变得清了起来。即便如此，每到水库排沙放水的时候，少不了几